柳青

狠透铁

短篇小說

HEN TOU TIE

狠透铁

HĚN TÒU TIĚ

狠透鉄

（1957年紀事）

柳　青　著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西安

插图、装帧 宋怀林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6·印张2$\frac{2}{3}$·插页1·字40,920
1959年11月第1版 1960年9月第2版
1964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93,001—126,200 定价：(5)二角
统一书号：10147·103

一

狠透鉄越来越覚得他不能繼續担任生产队长了。在合作化的几年里头，他的头发上落了一层霜，白了将近一半。他才五十三岁，还不到白头发的年紀啊。一貫沒担过事的人嘛，一下子料理五十来戶人家的庄稼事务，再加上社員們复杂的思想状况，劳神劳得他顛三倒四，說东忘西，常常到处寻找手里拿的东西，惹得大伙好笑。唉！身体也不行了，风湿性腰腿疼大大限制着他的活动，整得他每天早晨拱着腰圈着腿走路，晴天直到半前晌才能逐漸恢复正常，阴雨天就更遭罪了。

他細想起来，实实难受。自己从一九四九年一解放在水渠村头一个和六十二軍的地方工作队接头起，組織起农会，自己当着农会小組长；取消了农会实行普选，自己又当人民代表。人們不是說跟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产党走的話嗎？不！从小熬长工一直熬到一九五〇年土改的我們这位老队长說："咱不能跟共产党走，咱要跟共产党跑。要楞跑楞跑！"的确，只要是党的号召，他使着狠透鉄的劲儿响应；这股劲儿不是从肉体上使出来的，而是从心灵上使出来的。一九五四年春天，水渠村以他为首成立起十一戶穷鬼的合作社，沒有飼养室，借也借不来，盖又盖不起。牲口不能集中，会給管理上造成多少困难！全水渠村的上中农，都拿眼睛盯着，看狠透鉄怎办；狠透鉄拧住眉毛，使劲地想呀想呀，也想不出个办法。最后他忽然想起来了，鄙視自己的愚笨，回到家里向老伴下命令："搬！"老伴不明白搬什么。他說："搬家！"他把家搬到同一条巷子一个刚刚死去的孤老婆空出的破草房里，騰出他土改分的地主的高瓦房做了飼养室。以后他只要一回家蹲在那破草房脚地吃飯，老伴总咕吶得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后来的行为表明，所謂搬家，只不过是把她和小儿子娘俩攆出去罢了，他自己則一直和飼养員一块挤在原来的小炕上，下炕就是新盘的牲口槽。而在收割的季节，提防失盜和防止不滿咱政府的人破坏，

老汉自己又睡在打粮食的場上用田禾稭子搭的临时窝棚里。那风湿症就是从那时在他不知不覚中侵入他的腰腿的。

老汉难受的是：自己吃了許多苦头，为的是合作化运动大发展，而当全水渠村高級合作化了的时候，自己却給人民办不好事情。他羡慕那些头脑灵动的人，羡慕拿起报紙念出声音的人，羡慕在大社开会的时候虽然困难却也低头在本本上写着什么的人。他恨自己脑筋迟鈍，沒有能耐。要是拿起鉄鍬和鐮头，唾兩唾手干起活来，水渠村沒有一个小伙子比得过他；但是在会上講話，眼白眨白眨盯着旁人如流水般滔滔不絕，輪到自己沒話說。为什么？脑子里空空的，旁人說的記不住，自己要說啥想不起来。有一回，他召集起队委会，要傳达大社管理委員会布置的几样事情，最后覚得还有一样，他却連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好用他那粗大的巴掌狠狠地咬着牙打击自己头发霜白的脑袋，憤恨地罵自己："你呀！你！鬼子孙！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他說得那样凄惋、伤心，弄得大伙哭笑不得。

有几样事忘得簡直使人寒心。春天，大社布置

各队种洋芋。那次布置了好几样工作：关于进終南山背木料、关于养猪和防止猪瘟、关于牲畜配种、关于种菜老汉們的工分和关于种洋芋种籽的准备……等等。他就把种洋芋的事忘得光光。直到队里有人看見其他队整洋芋地，問他，他才想起这层事。副队长王以信明知道，也不提醒他。他从大社带回来"三包"合同，順手放在屋墻上吊的一个放瓶瓶罐罐的木板上，听說老黃牛有病，就往飼养室跑。以后忙于别的数不清的許多事情，就忘記給队里交代了。副队长王以信和他一块从大社开会回来，也不提醒他向会計交代。直到夏收快到分配的时候，会計問到"三包"的底底，他才想起来了。他慌忙跑回家去一看，呀呀，幸亏紙片片被灰尘埋得几乎看不出来，要不然給老伴撈去剪了鞋样子，才糟糕呢。他一边打自己的脑袋一边走，回到有許多拿着杈、耙、木掀、扫帚的男女社員的打麦場上。

上中农副队长王以信高兴地笑着說：

"老队长，你甭打。脑筋越打越昏。……"

他听得出来王以信是譏笑他的意思。他早知道副队长总給他穿小鞋，故意看他的笑話，从来也沒

提醒过他一件事情。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脑筋不管用嘛，又怪不得人家。而且他心里明白：王以信面面光、嘴巴紧、不說閑言，心底并不喜欢这合作化。是被合作化的高潮推进来的人，談不到什么社会主义思想！老队长并不生副队长的气，他对所有他認为是必然的事都不生气。他只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是党所依靠的人，理应給社員办好事情而办不好，眞急得他抓心啊。

他经常担心他会給社員造成大損失，这样能把他的心急成粉碎。他是实心实意想給社員办好事啊。要是大伙把劲使在一块儿，他有信心把事情办好。可惜水渠村以王以信为首的上中农集团，总給他搗乱。他們給他起了各种外号——跑烂鞋、烂牛車、狠透鉄——損害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你們爱說什么呢？我承認我狠透鉄！你們罵我，就是称贊我哩！我得更加劲給社員办事。”他这样想。不过他不得不被逼一边使正心眼，一边使拐心眼，防止上中农集团使坏。这就使他的心和脑子更忙了。

二

終于发生了“紅馬事件”。

有一天，老队长在飼养室鏟过草的地方扫院。啊呀，老队长！你扫院做啥？你扫院，却让那些掙工分鏟草的年軽社員拍打了身上的灰尘，噙着烟鍋回家去。你不会噙着烟鍋在地上蹲一蹲，想一想队里的事情嗎？不！不行！手里不做什么对他仿佛是一种处罰，他受不了。他已経习慣了一边做活一边思索，停住手，也就停住了思索。他扫着院子，一边想着如何調配第三生产組的劳力。

“老队长，”飼养員說，“先前富农的那匹紅馬不吃草，蛮退槽，許是病了。”

他丢下扫帚，进飼养室去看看。果然，紅馬兩眼无神，脑袋扎地。

他赶紧拉到离水渠村三里的鄰村去找兽医。

傍午时光，他回来把紅馬拴在拴馬桩上，对飼养員說：

“不要紧的。有火。兽医說一服葯就行了。”

“誰去买葯呢？”

“我去。吃过晌午飯就去。”

他回到家里吃晌午飯。老伴楞咄吶他，又咄吶得他抬不起头。說他既然“以社为家”，根本就不应該回家吃飯。又說他是睜眼瞎子，迟早要給队委会那几个中农裝在口袋里卖了，等等，等等，咄吶得他心煩，好象有七十二个号筒同时对准他耳朵吹。

“人家叫你狠透鉄，一点沒叫錯的。只要社不要家，忍住心不管俺娘俩。眞正是，唉，家里不要家里，亲戚不要亲戚，咱算什么人家！我說：他大姐今日娃滿月，你是去也不去？你听見了沒？聋子！”

“我今日有事，改日我补去。”他說。这时他已經被老伴咄吶得脑筋錯乱了，腰里裝着紅馬的約方子，脑子里只知道“有事”，到底有啥事，开始模糊起来了。

老婆繼續进攻：

“你今日有事！你哪日沒事？”

他笑了。“話是实話，”他心里想，“农业社沒有沒事的时光。不管哪日，队里大小总能有点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儿。”但他留胡子的嘴里却凶：

“你吵吵做啥？楞吵楞吵！”

老婆不怕他。一点也不怕。她更加猛烈地进攻。

“你是去也不去？啊？說一句响話！你要是不去，俺娘俩去啦。既去啦，就要在那里住它几天，看你上哪里吃飯！让你‘以社为家’去！狠透鉄！”

他一想，不好！她娘俩走了，他回家冷鍋冷灶，怎么行呢？

“算了算了！我去！看把你凶得那样吃人呀？”

他化了半后晌的宝貴时間，走了二十里路，到了窟陀村他大女儿家里。他一路难受，带着一种勉强的心情，恨他老伴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前进，扯他的肘。在路上走着，在亲戚家喝水、吃飯和老亲家談話，他都表現得心不在焉。他总是在难受，总覚得队里离不开他。他摆下人民的大事不管，却走亲戚，感到自慚。至于队里到底有什么事情，他忘得一干二淨，甚至走的时候給队里的任何人沒打个招呼。眞該倒霉！

他急得很。日头快落的时候，他起身回家。我

的天，他哪里还能在外头过夜呢？队里的馬房、副业、各生产組白天的进度，在他的脑子里不是单独地、一样一样地出現，而是象攪成令人心煩的一团乱麻，堵在他脑門上。老实說，他不放心队委会那几个中农成員，他們是应付差事，并不把农业社当做事业搞。他为了私事离开水渠村，又在外头过夜，良心要責备他。他坚决要摸黑回家……。

亲戚全家总动員挽留他。拉拉扯扯。

“黑夜沒月儿……”

“叫全窟陀村的人笑話俺，說天黑了还让亲戚走了。”

“你是和俺有意見了嗎？”

“啊呀呀！”老队长心煩地想：“这些人怎么会全是旧脑筋，沒一点社会主义的思想儿！”

他的大女儿在沒有公公、婆婆和女婿的場合下，偷声說：

“爸爸，你甭那么别扭。人家不高兴你，說你狠透鉄。”

“算了算了，啊呀呀！”他住下来了。

夜里，他睡在亲家的炕上，晃晃悠悠。不知怎

么样，交感神經一錯乱，他从什么高处跌了下来，跌坏了腰腿。他被人們用門扇抬着。上哪里去呢？上县人民卫生院去嗎？完了！完了！他这回算完了！能活着也参加不成农业社的活动了。亲爱的农业社呀！他是从三戶的互助組搞起来的呀！他为农业社費尽了心思，餓肚子，熬眼，磨牙，嚼舌头。他怎么能离开农业社呢？

他被惊醒来了，渾身冷汗。啊呀，多么高兴呀，原来是梦。是梦！是梦！他还能在队里工作。万幸！万幸！他用被头揩了脸上的冷汗。

他在枕头上仰头看看窗戶，还黑。他簡直等不得天亮。什么时候天才亮呢。他急着要回水渠村。

鷄啼了。天亮了。他醒来穿衣裳。

从他的衣裳里掉下来一个紙片片。什么东西？好象那紙片片是个动物一般，他猛一把抓住了它。

他的脑子麻木了。这是紅馬的葯方子啊！我的天哪！

他沒有等吃飯，連口冷水也沒喝，赶紧往回跑。这回，主人說什么也留不住他了。什么风湿性腰腿疼！他路过张良鎮买了葯，繼續跑。他跑得滿

头是汗，滿身是汗。走几步歇歇气，再跑。

庄稼人吃飯的时光，他回到水渠村。飼养室大門外的土場上围着一簇人。他听說："老队长回来了。看，那不是老队长嗎？"他心里搗鼓：一定出了什么事儿！

他跑到跟前伸长脖子一看，紅馬四个蹄子蹬展，死在地上了，上下嘴唇軟囊囊地翻着，露出兩排大板牙。人們告訴他：兽医沒断清病，不光有火，是黃症，夜里死在槽底下。

老队长好象被一根肉眼看不見的棍子当头掄了一棒，栽倒地下。他嗚嗚咽咽地哭了，哭声凄慘。

就在这紅馬事件以后，狠透鉄不能担任水渠村的生产队长了。副队长王以信升任了队长，第二生产組的組长、王以信的戶族叔叔王学礼，也是个上中农，担任了副队长。社員們希望从此搞好生产，看来，他們似乎比狠透鉄有管理庄稼事务的経驗。

新的队委会分配狠透鉄担任飼养員，他咬牙切齿不服从。他要担任大社监察委員，监督队委会。眞正狠透鉄！大社主任和支部书記支持他，社員們同意了。……

三

人家有各种特长，譬如会計划、会办事、会写字、会算盘、会講話……等等。狠透鉄缺少这种一个人可以为許多人服务的特长。他在給地主熬长工的时候，学会了操持农具，还有正直这一样品質。而这品質并不是一般人每时每刻都重視的，有时甚至因为正直更被一部分人深恶痛絕，好象結了不解之仇似的。王以信一伙子人就是这样。

一九五四年秋后，水渠村西头八戶貧农和三戶下中农成立起初級社以后，社主任狠透鉄心下有个底底。他根据全县和全乡合作化的进度，計划三年到五年的时間，把水渠村中間和东头的农戶吸收完。他預备尽先吸收貧农和下中农，其次再吸收比較进步的上中农。至于王以信那样的富裕中农，他預备到最后，譬如說五年以后，才考虑他入社的問題。狠透鉄总覚得王以信成分虽是富裕中农，心地是富农的思想。这人說話做事都挺强，他一入社，一部分上中农，很可能以他为中心，扭成一顆坨壋，和主任为难。狠透鉄認为：五年以后，他的

管理能力鍛炼起来了，他在水渠村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了，党員也增多了，他就不怕哪一个富裕中农或者他們的集团搗乱了。但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出乎一切人的預計，当然也出乎狠透鉄的預計了。一年以后，一九五五年秋天，平地一声雷，全水渠村除过地主、富农，一股脑儿涌进了十一戶的小小农业社。那是一种眞正的群众浪潮，任何人拿任何理由也阻挡不住他們。到这时，原来十一戶的初級社的基础，比起七、八十戶的新社来，算得了什么呢？按照水渠村中間和东头的那些未经过很好教育的新社員的意思，要选王以信担任队长哩，狠透鉄当副队长哩。因为乡上党支部委員会坚决反对这种違反阶級路线的做法，王以信的企图沒有得逞。但他却可以在以后整个的巩固阶段，給正队长增加麻煩。唉唉！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人家活动的村中間和村东头部分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嘛！

狠透鉄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觉得社員們对他还罢了。一旦离开了这个职位，水渠村的許多人对他似乎冷淡起来了，好象連他在初級合作化的那兩年的奋斗，也是許多年以前的上一个时代的事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